

粵來粵動聽

秋天一個周六的中午，開車帶着孩子們出去遊玩，車裏的廣播突然出現純正的粵語。我不禁好奇，難道在上海也能聽到粵語電台嗎？好奇之後是油然而生的親切感，我雖不是廣東人，但在南方生活了二十年，記得曾聽過這

樣一句話，在一個地方生活十年便是故鄉，細想其實此言不虛。喝了二十年的老火湯，吹了二十年的海風，我大概多多少少也被耳濡目染了點廣東小妹的氣質吧。粵語雖不是我的母語，但這麼多年下來，厚着臉皮，磕磕巴巴，總歸是「識聽識講」了。此刻在上海的街頭聽到粵語，對於我這樣，連「你是哪裏人」都要解釋半天的人，竟有一種「他鄉遇故知」的興奮感。

聽了一會兒才知道這原來是一個關於粵語歌曲的節目，而我對粵語歌的喜歡也算由來已久，甚至在去南方生活之前。

在我大約七、八歲時，網絡遠不如現在發達，想聽一首歌光動動手指可不行。哥哥喜歡張學友，父親那時已在南方工作，託人找了幾張張學友演唱會的DVD，再隨人坐飛機送到我們手上。那幾張DVD我們看了又看，即使碟片被磨花了，畫面不那麼順暢了，也阻止不了我們反覆觀看的热情。可能年齡尚小，並不懂歌在唱什麼，更別說跟着粵語歌詞一起唱，但光聽粵語歌這件事已經讓我覺得足夠時髦，似乎跟那時我還完全沒概念的香港有了連接。幼年時的記憶和感受深刻且長久，即使現在閉上眼睛，我彷彿還能回想起張學友在紅館的舞台上唱着跳着《餓狼傳說》的樣



人生在線
木田

子。近幾年去看張學友演唱會時，我總悵然若失，兒時記憶中的那個鬼魅的《餓狼傳說》的張學友去哪裏了，但細想來可能不是張學友變了，而是我變了吧。

接下來便是在求學時，你可能想像不到，在剛進入千禧年的河南鄭州一所中學的跨年晚會上會出現Beyond的歌，也許發音不太準，但那時哪會注意這個，一首彈唱的《喜歡你》早把少女心攪動得不知所措了。粵語歌對我來說是熱血的青春，是懵懂的感情，是永不滅的希望。更大一些，結束求學生涯進入社會，對人對事對自己都有了全新的認識。以前是「少年不識愁滋味」，盼望着長大，現在真的成了要開始承擔責任的成年人，也終於能聽懂粵語歌裏的情和事了。粵語的語音語調更接近古音，像詩詞一樣的歌詞唱起來押韻好聽，特別是細細女聲輕柔軟糯，說是唱，更像是訴說，把總不圓滿的世事、總有遺憾的情感娓娓道來，「來日縱使千千晚星，亮過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這宵美麗，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，因不知哪天再共你唱……」聽這樣的歌曲的時候，哥哥、同學們都已不在我身邊，通常是忙了一天，終於空閒下來時，一個人聽來是撫慰，是「我也曾到過那裏，我懂你」的心安。

年齡再大一些時，成為不被世事牽絆太多的中老年時，聽歌時的心情又是什麼樣呢？

我的希望是純粹因為愛聽、好聽而聽，而不是因為它在唱着我的故事，我的心情，甚至是我的懷念。



如是我見
承言

香港迪士尼開了那麼多年，今年去過的次數是我過去加起來的總和。沒辦法，疫情之下，為了讓孩子們能出去「放下風」，周末一家人去迪士尼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這兩天我又帶着孩子去了，上一次是在三個月之前，這一次給我的感覺又不太一樣了。

不一樣的感覺，並非是迪士尼的城堡做了翻新，而是樂園裏的防疫措施比三個月前那次重新開放來得要嚴厲許多。樂園裏面，已經較難見米奇老鼠、唐老鴨等公仔出現，減少了人群聚集拍照打卡的機會，而排隊的地方，地上用來保持社交距離的標識比之前更多，更清晰，還會有工作人員在排隊的人龍中舉着保持社交距離的警示牌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廁所也更乾淨了，有清潔人員不間斷地打掃。而在每個遊樂設施有幾波人使用之後，工作人員便會開始擦拭遊樂設施的扶手和桌椅。這些都是此前未曾見過的。

是什麼讓樂園的隔離措施能夠比之前做得好，我想，除了因為大家應對疫情更

迪士尼和酒吧

加有經驗之外，就是企業商家也開始意識到要生意持續可以做的時候，就是要切斷病毒的傳播鏈，讓疫情能夠控制下去。事實上，許多企業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面已經提高了警覺，現在，裝體溫探測器幾乎是商家的標準配置，即便是社區的普通茶餐廳也會有體溫探測器，否則你都不太敢走進去。

不過，總是有些商家抱着僥倖的心理，前些日子爆發群組感染的尖沙咀酒吧就是如此，這個所謂的「酒吧」後面被爆出酒牌與店名不符，又有媒體爆料，這個「樓上酒吧」是包房式的會所酒吧，確診的泰國女子懷疑就是酒吧內的陪酒女郎。在疫情未有完全控制的情況下，酒吧出現感染群組其實是意料中事，綜觀西方國家，如英國和法國等地，酒吧也是爆發感染群組的高發地方。

試想一下，到了酒吧，除了喝酒之外，聊天吹水的時間比起你在餐廳會更久，而醉意一起，朋友間勾肩搭背，卿卿我我也是人之常情，如此一來，保持社交距離根本就是違反「自然規律」。

有趣的是，在爆發感染群組之後，酒吧業者才似乎開始警覺起來，一方面，開

始配合港府的檢測措施，過去周末，港府委託的檢測流動車在酒吧區收集了不少樣本，有酒吧業者以及蒲友就說，因為知道害怕了；一方面，酒吧業者為了保住生意，主動向外界表示願意接受更加嚴格的防疫限制措施，更有人提出讓客人強制穿上防護服的建議。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，其實酒吧業者能夠認真得像迪士尼樂園一樣主動加強防控措施，就不必擔心面臨被「封舖」的風險了。

迪士尼和酒吧，代表了商界兩種防疫的心態。有些企業，吃了虧之後，就開始認真對待防疫，希望生意不要中斷；而有些企業，防疫的措施都沒有做足，天天逼着當局要放寬防疫的限制，最後急急忙忙賺了點錢，然後因為疫情沒法開工，得不償失。

對於社會也是如此，我們顯然要學習上述第一種對待疫情的態度，香港如今斷斷續續地出現疫情，歸根到底是沒有在源頭上徹底阻斷病毒傳播鏈，讓確診病例清零，只要一日確診未清零，香港的疫情便有隨時大規模爆發的風險，屆時，已經忍受快一年的市民防疫心態或許會崩潰，而社會經濟也會因此陷入斷崖的風險。

深圳的美麗傳說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在我的印象中，深圳是個別具一格的城市，她既年輕又古老，既現代又傳統，既時尚又質樸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多面體，圍繞這個昔日小漁村變身成國際大都市，有着數不清的動人故事，即便在遙遠的海外，依然流傳着關於她的美麗傳說。

第一次從英國人嘴裏聽到深圳，是關於她的速度。那是二〇一五年，我初到英國不久，時值中英關係迎來蜜月期，有關中國的話題炙手可熱，人人爭當「中國通」。記得有次參加一個關於「一帶一路」主題的活動，有位來自商界的英國嘉賓精心準備了PPT演講稿，他圖文並茂地從「一帶一路」的起源，一路講到如今在各國的發展現狀，儘管有細心的聽眾提醒，他全程將「一帶一路」的順序弄反，變成了「一路一帶」，但無傷大雅，現場的氣氛火熱。

也就是在這次活動中，有位常年往來中英兩國的資深商界人士提到了深圳，他說，中國在「一帶一路」的建設中有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優勢，那就是非常出名的「深圳速度」（Shenzhen speed），這個「三天一層樓」的速度只有中國人能夠辦到，而在西方看來有如天方夜譚。他的眼神中，透露出幾分感慨和羨慕，這種眼神我通常在外國人談及上下五千年、博大精深中華文化時才能看到。

此後我注意到，每當談到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，英國人常常提到「深圳速度」，儼然把它當成了中國高速度和高效率的代名詞。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，「武漢用十天時間建成了火神山醫院」的新聞引起了英國輿論的廣泛關注和討論，許多評論文章都提到「深圳速度」，形容正是這種驚人的速度，創造了驚人的奇跡，為中國抗疫爭取了寶貴的時間。我也不止一次地從英國友人那裏聽到，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，和中國速度相比，英國乃至整個西方是可望而不可及。

另一個常被英國人提及的深圳，是關於她的創新。記得有一次我約幾個英國朋友在倫敦市中心的唐人街吃飯，面對一桌豐盛的中餐，其中一位金融家卻沒有了胃口，原來他要即時聯繫一位重要客戶，但手機信號很不給力，下載檔的速度慢如



深圳華強北商圍一景

資料圖片

老牛拉車。我們現場做了個集體測試，發現幾乎所有人手機的4G信號，全部停留在3G，並且絕大部分時間僅是半格。

於是乎，大家又開啟了集體吐槽模式，痛斥倫敦4G網絡如何落後，在地鐵中仍然不能收發資訊和打電話，要到二〇二五年才能實現全國百分之九十五人口的4G全覆蓋等等。不知不覺之中就談到了手機，談到了中國品牌華為，比如手機如何超大屏無死角，攝像頭如何秒殺三星和蘋果，如何期待即將推出的5G手機，最後話題不約而同地落腳在深圳，因為那既是華為的總部，也是全球電子產品主要來源地，更是未來世界創新之都。

我要說的是，深圳創新在海外的知名度，可遠比國人的想像要大得多，就連國內幾乎家喻戶曉的華強北路，在英國媒體眼中也不陌生。大名鼎鼎的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二〇一七年曾製作了名為《中國創造》的紀錄片，攝製組專門深入了華強北路，向觀眾展現了這樣一個深圳：高端智能手機源源下線，企業孵化器中各種創意產品不斷產生，創客們研發了昆蟲培養機，生產排放最少的家庭式蛋白質供給源等等。簡單說，在BBC的鏡頭下，華強北已不再是山窮水盡的聚集地，而是蛻變為創新之都，置身其中彷彿盜夢空間。

就在近期，有關深圳科技創新的新聞，接連登上英國主流媒體的重要版面。比如，深圳早前宣布成為全球首個實現5G獨立組網全覆蓋城市，目前深圳的5G產業規模、5G基站和終端出貨量都屬全球第一。再如，深圳在中國首次進行數字人民幣派發千萬元紅包活動，成為數字貨幣創新的率先試點城市。用英國媒體的話

來形容，深圳正變成智慧型城市，其科技創新和先行示範的腳步將越走越快。

還有一個英國人眼中的深圳，是關於她的前景。二〇一八年，我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見到了該所高級顧問、前英國駐港總領事館領事夏添恩，我原本希望他能就香港問題發表一些高見，但他寥寥數語之後，便話鋒一轉，談起了深圳，他說，「你要從更大的畫面上來看這個區域，我指的就是大灣區規劃，它會為香港和澳門增添新的動力，從而令整個地區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。」他毫不掩飾對深圳和大灣區前景的看好，並建議我找一找他早前寫過的有關文章來看。

我找到了他所說的那篇大灣區的文章，裏面對包括深圳在內的城市前景進行了大膽描繪，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目的是整合區內各大城市，進行優勢互補，強強合作，從而建立一個「世界級的城市群」，其不僅將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，還將進一步增加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。

實際上，看好深圳和大灣區前景的不僅僅是學者，許多英國主流輿論也持有相似的觀點，英國《每日電訊報》甚至從中美角力的大視角切入，認為大灣區的科技實力將完全可與美國加州灣區相媲美，無疑將有助於增強中國在大國博弈上的砝碼。

在二十多年前，我初次來到深圳，映入眼簾的是：鱗次櫛比的高樓，乾淨整潔的街道，忙忙碌碌的節奏，到處是年輕的面孔，朝氣蓬勃，真正體會了什麼叫「東方風來滿眼春」。二十多年過後，深圳青春依舊，重新出發，相信英國的朋友會有和我一樣的感受。

「當我的身體調轉過來」

如果不是疫情阻礙通關，當得知夏加爾（Marc Chagall，一八八七至一九八五）畫作要在內地展出的時候，我一定會飛去現場，重溫這位俄羅斯畫家筆下那些鮮艷、浪漫又彌散淡淡憂傷的畫作。上周五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廊坊開幕的夏加爾回顧展，展出二十八幅油畫及一百多件版畫，時間跨度近六十年，回溯這位長壽且高產藝術家的創作與人生。

熟悉現當代畫家的藝術愛好者，恐怕少有人不喜歡夏加爾的畫作。立體主義的畢加索和達達主義的杜象等人，儘管盛名在外，但他們的作品常常引來觀者相相兩極化的評論：喜歡的，讚不絕口；看不懂的，則欣賞乏力。而當我們談及夏加爾的時候，我們總不會用上「看不懂」或是「無法理解」之類的字眼，只因這位俄羅斯畫家的作品表意直白，愉悅悅眼，從不抽象離地。

藝術家的作品固然常常受到往昔年的影響，但像夏加爾這樣，在七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，一直不厭其煩描摹童年景象的藝術家，則不多見。儘管這位猶太人二十多歲的時候已前往巴黎求學，並且在一九二三年離開故鄉後的數十年間再不曾踏足故土，但他對於當年俄國境內（今屬白俄羅斯）猶太小城維切布斯克的感情綿延一生。不論他早年在聖彼得堡和巴黎的創作，中年時

為躲避戰亂前往紐約時創作的芭蕾舞景作品，抑或晚年在法國南部的陶瓷與彩色玻璃作品，都或多或少地指向「故鄉」這一母題。屋頂上的小提琴手，擠牛奶的女工，農夫，流浪歌手，忘情戀愛的男女……夏加爾用半寫實半夢幻的筆觸回憶童年，也引得看畫的你我回想起當年爛漫無憂的生活。

如果你單看夏加爾鮮艷明亮的用色，以及超現實的、似夢似真的畫作內容，你或許會以為他的一生過得格外順遂。其實不然。夏加爾在故鄉曾被排擠，二戰時又因猶太人身份而被迫流亡，經歷心愛的妻子離世，也經歷戰亂流離以及大量畫作遺失，他這漫長一生，曲折動盪，亦是世事更迭的鮮明寫照。

儘管曾經艱難，夏加爾畫中仍見不到頹喪或消沉，每每是浪漫輕盈的樣子。他喜歡畫花，喜歡描摹飛翔在空中的戀人，喜歡熱烈生動的城市與鄉間風景。我最愛看他的那幅《生日》，漂浮在空中的戀人以奇特的姿態忘情擁吻。在意第緒語中，「當我的身體調轉過來」的意思是「我深深地被你感動」。

我想，在世界一同經歷艱難的時日，重溫夏加爾的畫，從畫中尋找感動慰藉與相擁同行的力量，應是此時這場展覽不容忽視的意義所在吧。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夏加爾畫作《生日》
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圖片



河南博物院重新開放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歷時五年改造升級後的河南博物院重新對外開放。河南博物院共設十六個展廳，展出精品文物五千餘件（套），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極高，部分藏品被譽為國之重器。

圖為展品「繪彩陶坐姿伎樂女俑」。

新華社

